

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使用於 臺灣國小學童之效度研究

程景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趙敏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涂妙如

天主教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驗證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使用於臺灣國小學童之品質，研究參與者來自北部 4 所國小四年級至六年級的學童共 338 名。研究結果顯示：(1) 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在「區辨情緒」、「言語表達情緒」、「沒有隱藏情緒」、「身體覺察」、「關注他人情緒」以及「分析情緒」具有良好的信度。(2) 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在驗證性因素分析及性別的恆等性測量中皆達良好的模式適配標準。(3) 以「長處與困難問卷」及「家長情緒社會化策略」作為外在效標，結果顯示兒童情緒覺察能力與心理適應的關聯皆符合預期之方向性（除了身體覺察外）；母親回應兒童負向情緒的支持性策略（回饋）與兒童情緒覺察能力有正向關聯，而非支持性回應策略（放大、忽略、處罰）則與兒童情緒覺察能力呈負向關聯（除了關注他人情緒外）。綜合上述，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效度，可作為國內測量學童多面向情緒覺察能力的工具，在研究及教育、心理評估上具有應用價值。

關鍵詞：情緒社會化、情緒能力、情緒覺察、情緒覺察量表

*本篇通訊作者：程景琳，通訊方式：clcheng@ntnu.edu.tw。

壹、緒論

在個體成長歷程中，情緒能力（emotion competence）的發展對於孩子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扮演了重要的角色（Denham et al., 2015）。兒童在日常生活中與他人互動時所累積的情緒經驗（包含：覺察自己在不同情境下的情緒感受、辨別自己與他人情緒狀態、以及表達自己情緒方式等），將影響其於未來面對外在環境刺激時，對於情緒的解讀及因應方式（Lambie & Marcel, 2002；Sprung et al., 2015）。過去研究顯示，情緒能力較佳的兒童後續有較好的學業表現（Arguedas et al., 2016）、在班級中與同儕及師長有較正向的互動關係（Djambazova-Popordanoska, 2016；Hessler & Katz, 2007；Riley et al., 2019）、較低的憂鬱傾向（Van Beveren et al., 2019）、及較多的利社會行為表現（Rueth et al., 2019），可見情緒能力與兒童社會適應存在緊密的關聯性。

Salovey 與 Mayer（1990）主張情緒能力包含個體覺知、解釋及管理自身情緒的能力，亦即個體藉由對情緒之覺察、調節與運用，表達及了解自己的情緒狀態、辨認別人的情緒，及運用情緒訊息來引導自己的思考與行動。Denham（1998）也強調，情緒能力包括個體對於情緒的經驗、表達與理解三個元素；其中，情緒經驗涵蓋個體對於情緒的覺察，以及針對人際互動中的情緒進行有效的調節。可見情緒能力涉及不同面向的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ing），包含了情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理解、情緒調節等成分（Mathews et al., 2016），且其間具有互聯（interconnected）的關係（Sprung et al., 2015）。過去研究亦顯示，情緒覺察能力是個體後續對情緒做出評估及進行調節的基礎（Boden & Thompson, 2015；Gross, 2015；Penza-Clyve & Zeman, 2002；Van Beveren et al., 2019）；突顯出情緒覺察能力對於個體整體情緒發展的重要性。

然而國內、外針對兒童情緒表現的研究工具，多以測量整體情緒能力或是特別針對情緒調節能力為主（如：Gratz & Roemer, 2004；Zeman et al., 2001；李佳儒、林清文，2015），國內目前尚缺乏針對兒童情緒覺察能力進行評量的工具，特別是能從多元面向檢視情緒覺察表現的測量工具。

Rieffe 等人（2008）參考多倫多述情障礙量表編製了情緒覺察問卷（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EAQ)，此問卷包含多面向的情緒覺察能力，且至今已翻譯成多國語言版本。本研究欲驗證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使用於國小學童的品質，以利未來能作為測量國內學童多面向情緒覺察能力的研究工具，並應用於實務現場中，協助教師或臨床工作者對於兒童的情緒覺察能力進行評估，及據以設計適當的課程活動或介入方案；同時，亦能藉以與不同語言版本所得之情緒覺察表現，進行跨文化的研究，藉以擴充對於兒童多面向情緒覺察能力的了解與國際交流。

一、情緒覺察能力的內涵

根據 Lemerise 與 Arsenio (2000) 所提出之整合情緒與認知的社會訊息處理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模型，個體在進行訊息處理的第一個步驟—編碼內在與外在線索時，就涉及了情緒覺察（如：辨識自己與他人的情緒線索）；若缺乏情緒覺察的話，個體可能一開始就沒有注意到情緒線索、而致無法將情緒訊息納入後續的處理歷程中，或者因為個體未正確辨識出特定的情緒，而致後續無法以適當的調節策略來因應此情緒。da Silva 等人 (2017) 根據情緒處理模型亦主張，當個體接收到情緒刺激後，會經歷情緒喚起至情緒表達一連串的認知運作過程，而情緒覺察可說是進行後續情緒調節的基礎。顯示情緒覺察在社會訊息與情緒處理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基礎角色。

情緒覺察指個體知覺自己因外在刺激所產生的情緒變化，整合過去情緒經驗而進行正、負向評估及解釋的認知過程 (Lane & Schwartz, 1987; Rieffe et al., 2008)；在這樣的定義中，情緒覺察反映了多元的內涵。Lane 與 Schwartz (1987) 認為情緒覺察包含了五種特性：身體感覺 (bodily sensations)、身體行動 (body in action)、個體感受 (individual feeling)、混合的感受 (blends of feeling)、合成的混合感受 (blends of blends of feelings)。而情緒覺察可能是多層次的表現，例如：情緒覺察從簡單到複雜可分成六個層次，即在面臨與情緒刺激有關的事件時，覺察程度可能從最低層次之完全缺乏與情緒有關的反應 (nonemotion responses)、對於生理線索的覺知 (awareness of physiological cues)、未分化的 (undifferentiated) 情緒反應、以單一情緒詞彙形容情緒感受、能用兩個以上的情緒詞彙精確表達情緒反應差異、而到最高層次之能夠在很複雜的情境中區別自己和他人不同的情緒反應 (Lane et al., 1990)。Rieffe 等人 (2008) 則主張情

緒覺察包含了六個面向的內涵：區辨不同的情緒（differentiating emotions）、口語分享自己的情緒感受（verbal sharing of emotions）、不刻意隱藏自己的情緒反應（not hiding emotions）、覺知自己在情緒狀態中的身體反應（bodily awareness）、注意及關心他人的情緒狀態（attending to others' emotions）、分析自己的情緒感受（analyses of emotions）。

藉由釐清多面向內涵的情緒覺察能力，有助於我們更瞭解個體的情緒覺察能力與正、負向心理適應的特定關聯性，同時，也使我們能更細緻地檢視個體發展過程中的情緒社會化經驗，如何形塑情緒覺察能力的影響途徑。

二、評量兒童情緒覺察能力之相關工具

過去常見以自陳（self-report）的方式評估兒童情緒能力的測量工具如：兒童情緒表達量表（Emotion Expression Scale for Children; Penza-Clyve & Zeman, 2002）、兒童情緒管理量表（Children's Emotion Management Scale, CEMS; Zeman et al., 2001）、多倫多述情障礙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TAS-20; Bagby et al., 1994）、情緒調節困難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Gratz & Roemer, 2004）、情緒澄清問卷（Emotional Clarity Questionnaire, ECQ; Flynn & Rudolph, 2010）等，皆由兒童提供主觀經驗感受作為測量其情緒能力的工具，但大多數工具皆廣泛地包含情緒能力的不同向度（如：情緒調節、情緒表達等），情緒覺察通常僅為其評估的向度之一。而 Rieffe 等人所研發的情緒覺察問卷（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EAQ），則是少數特定於兒童與青少年之情緒覺察能力的測量工具，同時並以多元面向的角度進行設計（Rieffe et al., 2007）。從過去研究可知，藉由多面向角度評量個體的情緒覺察，能更細緻地預測個體後續的心理適應（Boden & Thompson, 2015）；亦有助於臨床工作者或是教師能針對孩童在情緒覺察能力上的個別差異，提供更適切的介入訓練或設計差異化的教學活動。

Rieffe 等人（2008）認為情緒覺察能力是指，個體對於外在事件的解釋和評估、以及兩者相互影響的注意力過程（attentional process），藉此過程能使個體監控情緒和區分不同事件所帶來的情緒感受，並覺察情緒對於自己的影響（如：感受到因情緒而帶來的身體不適）。除此之外，Rieffe 等人強調情緒覺察亦涵蓋態度層面，包含個體對於情緒的看法（如：將情緒經驗視為全屬私人的

心理運作過程、或認為情緒是能表達出來並與他人分享的感受)；若個體在態度上便否認情緒本身的價值(如：認為了解自己的心情並不重要)，則會連帶影響後續對於自己情緒經驗的注意和解釋過程。Rieffe 等人(2007)基於情緒覺察能力為多元向度內涵的主張，參考多倫多述情障礙量表(TAS-20；Bagby et al., 1994)，進而編製了包含多向度共 40 題之情緒覺察問卷。經後續研究再調整為情緒覺察問卷修訂版(Emotions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revised, EAQ-30；Rieffe et al., 2008)，包含六個分向度(共 30 題)：「區辨情緒」指個體能區分和理解造成自己心情不好的原因，「言語表達情緒」指個體能使用口語向他人表達自己的情緒，「身體覺察」指個體能知覺到自己在情緒激發情境時的生理反應，「沒有隱藏情緒」指個體傾向於自然表現出自己的情緒，「分析情緒」指個體願意面對並了解自己的心情，「關注他人情緒」指個體願意關注他人的情緒感受。EAQ-30 以 665 名荷蘭國中小學生進行信效度分析，以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設定六個因素，獲得可解釋的總變異量為 49%，30 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447 至 .759 之間，六個分向度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在國小樣本為 .64~.68、在國中樣本為 .74~.77，與效標變項(身體抱怨、社交焦慮、擔憂、憂鬱、情緒智力)的同時效度(concurrent validity)大致皆符合預期的方向性(Rieffe et al., 2008)，顯示 EAQ-30 具有不錯的信、效度品質。

目前 EAQ-30 已經被翻譯成多國語言版本，使用於不同國家的兒童／青少年樣本都有不錯的信、效度。例如：Lahaye 等人(2011)針對荷蘭、西班牙、比利時三個國家的學生(平均年齡分別為 12.3、13.9、12.5 歲)，研究結果發現在六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 .65~.73，驗證性因素分析所得之模式適配指標：荷蘭／西班牙／比利時樣本的 RMSEAs 為 .040／.033／.046，CFIs 為 .90／.93／.93，SRMRs 為 .053／.052／.046。Camodeca 與 Rieffe(2013)針對 420 名義大利學生(平均年齡為 12.65 歲)的研究發現，六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 .67~.74，經驗證性因素分析所得之模型適配程度佳($\chi^2 = 619.91$, $p < .001$, RMSEA = .038, CFI = .90)。Mihalca(2015)針對 466 位羅馬尼亞學生(平均年齡為 13.85 歲)的研究結果，六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 .63~.75，經修正誤差相關後，所得之模型整體適配情形還不錯($\chi^2 = .546.855$, $p < .01$, RMSEA = .038, 90% CI = .025 ~ .036, CFI = .926)。Rueth 等人(2019)針對德國 1018 位學生(平均年齡 13.13 歲)的結果發現，六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 .74~.81，由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可知模型適配情形良好($\chi^2 =$

957.98, $p < .001$, RMSEA = .038, 90% CI = .035 ~ .041, CFI = .93, SRMR = .053)。由上述信、效度的研究結果可知，Rieffe 等人（2008）所研發的情緒覺察問卷（EAQ-30）應可適用於探討不同文化脈絡之兒童的情緒覺察表現。

從國內已經發表的中文期刊文獻看來，目前適用於國小階段由學童自陳的情緒能力評量工具並不多。例如：過去曾有張進上等人（2005）所編製的國小兒童情緒能力量表，包含「情緒表達能力」、「情緒轉換能力」、「情緒管理能力」、「情緒調節能力」及「情緒自主能力」五個分向度共 40 題。此外，羅品欣與陳李綢（2005）改編源於賴怡君（2001）發展的國小學童情緒智力量表，此量表包含「認識自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情緒」、「管理自己的情緒」、「自我激勵」、「認識他人的情緒」、「回應他人的情緒」及「人際關係的處理」，共六個分向度 42 題。近期則有李佳儒與林清文（2015）編製的兒童負向情緒調節策略量表，包含「情緒澄清」、「情緒口語表達」、「情緒抑制」、「情緒宣洩」、「情緒轉換」、「情緒接受」六個分向度共 36 題。這些量表皆以較廣泛的內涵來評量國小學童的情緒能力，並非特定於檢視情緒覺察的測量工具。

而包含多元面向的情緒覺察問卷（EAQ-30；Rieffe et al., 2008）過去也曾被使用於國內研究中。例如，上述「兒童負向情緒調節策略量表」（李佳儒、林清文，2015）中的「情緒澄清」及「情緒口語表達」向度乃以 EAQ（Rieffe et al., 2007）的「區辨情緒」及「言語表達情緒」為參考來源，但更動原來之反向敘述為正向敘述方式，最後使用的題項內容和題數並未完全與 EAQ 相同。此外，張明偉等人（2021）亦曾使用臺灣版情緒覺察量表探討 ADHD 學齡兒童的情緒覺察面向與控制組兒童的差異；然在此研究中，經刪除因素負荷量不佳及共同性過低的 8 題後，僅保留原 EAQ-30 中的 22 個題項為最後進行分析情緒覺察的內容，再以 218 位四至六年級學童（平均年齡 10.88 歲）的資料，針對六個分向度分析所得之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 .53~.70。是以，EAQ-30 針對臺灣樣本的適用性還需要更充分的檢視與確認。

三、兒童情緒覺察能力與心理適應的關聯

良好的情緒覺察能力對於兒童之社會情緒發展與心理適應具有保護作用。Penza-Clyve 與 Zeman（2002）針對中年級國小學童情緒能力的研究發現，覺察

能力較佳的孩子在察覺負向情緒感受時，會進一步去澄清自己的情緒與行為間的關聯（如：在我心情難過時，做事就會拖拖拉拉的）。兒童若能對於自己情緒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或主動和他人討論自己所經驗到的情緒事件，則能透過這些過程對於情緒感受進行認知的重新評估，習得更好的調節策略並接納自己的負向情緒，而不容易陷入憂鬱狀態（Boden & Thompson, 2015；Van Beveren et al., 2019）。Hessler 與 Katz（2007）也指出，若兒童能察覺自己的情緒變化，則在面臨同儕挑釁的情境時，較能表現出正向的因應策略。

同時，過去研究顯示，較差的情緒覺察能力可能會增加兒童在處理與評估情緒訊息上的錯誤（Van Beveren et al., 2019）或困難（Penza-Clyve & Zeman, 2002），因而無法使用較具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造成後續出現內化性情緒困擾（如：憂鬱、焦慮、情緒反芻、情緒引發之身體不適等）（Brumariu et al., 2012；Hamilton et al., 2016；Liau et al., 2003；Rieffe & Camodeca, 2016；Rieffe & De Rooij, 2012），或外化性問題行為（Riley et al., 2019）。van den Bedem 等人（2018）發現對於自己生氣情緒的覺察能力較差的兒童，會有較高的攻擊行為及受到同儕拒絕，而這些負向的人際經驗會連帶影響其後續對於情緒的解讀，因而可能形成惡性循環。

再以特定面向的情緒覺察表現來看，Rieffe 等人（2008）針對國小學童（平均年齡為 10.6 歲）的情緒覺察能力與內化性問題行為（包含：社交焦慮、憂鬱及擔憂）的研究結果顯示，情緒覺察中之區辨情緒、言語表達情緒、沒有隱藏情緒及身體覺察面向對內化性問題行為具負向預測力。Camodeca 與 Rieffe（2013）針對平均年齡 12.65 歲的兒童進行為期一年的追蹤研究，結果發現情緒覺察中之區辨情緒、沒有隱藏情緒、身體覺察等面向會預測兒童後續之身體抱怨（somatic compliant）。Rueth 等人（2019）針對 11-18 歲學生的研究結果發現，情緒覺察中之區辨情緒及分析自己情緒的程度能預測學生有較少的外化性問題行為。綜上所述，兒童的情緒覺察能力與其正、負向的心理適應有所關聯，而特定面向的情緒覺察可能對於不同層面的心理適應有不同的影響。

四、父母教養因素與兒童情緒覺察能力的關聯

家庭為孩子經歷社會化的首要場域，父母藉由日常生活中的互動，形塑及影響孩子的情緒能力發展。過去研究顯示依附關係（Chen et al., 2012；Perlman

et al., 2008)、父母教養態度 (Brumariu et al., 2012; McKee et al., 2018)、父母本身的後設情緒 (meta-emotion) 信念 (Jones & Garner, 1998; Katz et al., 2012)、以及父母回應孩子情緒的方式 (Eisenberg et al., 1996)，都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孩子對於情緒的解讀及表現上。

過去研究發現父母對於孩子情緒表現的支持程度，會影響兒童的情緒能力以及親子依附關係，若父母經常以責罵方式回應孩子的情緒，則孩子的情緒能力較差且表現出較高程度的不安全依附行為 (Ahmetoglu et al., 2018)。若父母面對孩子的情緒是以較積極的方式進行回應，將有助於兒童能去感受自己的情緒，並從情境中更精確地理解社會訊息，因而能在未來面對負向情緒刺激時表現出合宜的因應策略 (Denham & Auerbach, 1995; Perlman et al., 2008)。許多研究結果皆顯示，若父母能精確地使用非評價性 (nonjudgmental) 且聚焦於情緒 (emotion-focused) 的方式來回應孩子的負向情緒，將有助於兒童後續情緒能力的發展 (Geurtzen et al., 2015; Hurrell et al., 2015)。Lambie 與 Lindberg (2016) 針對 4-7 歲兒童的父母情緒回應研究亦發現，在孩子出現負向情緒時，若母親是以溫和及接納的態度回應孩子 (如：「這件事情好像讓你很生氣」)，相較於以情緒化、嚴厲否認或貶抑情緒的態度來回應孩子 (如：「不可以生氣」)，結果顯示前者對於兒童辨識自己情緒的能力有較為正向的影響。Sanders 等人 (2015) 針對小學二至五年級學童之情緒能力與父母回應方式的研究亦指出，若父母對於孩子的生氣及難過情緒，採取接納程度較低的回應方式，則兒童後續傾向會有較差的情緒因應策略及較高程度的憂鬱傾向。

綜上所述，目前仍少見針對父母教養因素與孩子特定面向情緒覺察能力的研究，多數研究是以整體性的情緒能力進行探討。考量父母所提供的情緒社會化經驗乃影響兒童情緒覺察能力發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基於過去之研究結果推測，當孩子出現負面情緒 (如：生氣、難過、害怕) 時，若父母使用較正向的策略來回應孩子的負面情緒 (如：父母會引導孩子去釐清自己當下所感受到的負面情緒)，則兒童會有較佳的情緒覺察能力；但若父母以較負向的態度來回應孩子的情緒 (如：否認或忽視孩子的負向情緒)，則兒童可能會有較差的情緒覺察能力。

五、本研究目的

目前國內有關評量兒童情緒能力的量表工具，尚缺乏特定針對兒童情緒覺察能力進行評量的自陳工具。考量 Rieffe 等人（2008）所研發之情緒覺察量表（EAQ-30）乃包含多元特性內涵的測量工具，有助於細緻檢視情緒覺察的內涵，並據以分析在情緒覺察各特定面向的個體差異及影響途徑；且 EAQ-30 已被翻譯為多種語言版本，在許多國家的施測結果都展現不錯的信效度品質，可見此量表適合做為兒童與青少年自評情緒覺察表現的工具。雖然此量表的部分向度及題項曾於國內研究使用過（李佳儒、林清文，2015；張明偉等人，2021），但使用的題數與原量表有較大的差異。為能重複驗證完整的 EAQ-30 題項內容使用於臺灣樣本的可行性，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檢驗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在臺灣國小學童的適用情況，並擴充量表效度的檢驗。

本研究將以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量表之因素結構，檢視此量表針對不同性別樣本之測量恆等性，以量表題項間之內部一致性進行信度考驗。此外，本研究將從二個角度進行同時效度的檢驗；一來，基於情緒覺察與心理適應的關聯，本研究將以兒童的內、外化問題行為與利社會行為做為效標變項，並預期兒童的情緒覺察能力與內、外化問題行為有負向關聯、與利社會行為有正向關聯。再者，基於情緒社會化經驗與兒童情緒覺察能力的關聯，本研究預期母親對兒童負向情緒的因應策略，亦會與兒童不同面向之情緒覺察能力有所關聯。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為來自新北市四所國小共 10 個班級的 338 名學童（平均年齡為 11.22 歲，標準差為 .99），其中四年級學童有 133 名（39.9%）、五年級學童 103 名（30.5%）、六年級學童 102 名（30.2%），共包含 147 名男生與 184 名女生（有 7 位學童未填寫性別）。

二、測量工具

（一）情緒覺察能力

研究者在獲得 EAQ-30 量表編製者 Dr. Carolien Rieffe 之同意後，由其取得已獲該研究團隊認可之 EAQ-30 中文翻譯題項，此中譯版是由臺灣學者徐麗瑜等人的研究團隊進行翻譯，並曾用於探討 9~12 歲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兒童的情緒覺察能力（張明偉等人，2021）。EAQ-30 有六個分向度共 30 題，包含「區辨情緒」7 題（反向敘述，如：我常常不了解或搞不清楚自己的心情）、「言語表達情緒」3 題（如：我很容易就能和朋友解釋我心裡的感受）、「沒有隱藏情緒」5 題（反向敘述，如：當我心情不好時，我會試著不要表現出來）、「身體覺察」5 題（如：當我害怕或緊張時，我會覺得肚子不舒服）、「關注他人情緒」5 題（如：知道我的朋友的心情是很重要的）、「分析情緒」5 題（如：當我生氣或心情不好，我會試著了解原因）。此量表使用三點量尺，計分方式為 1~3 分，分別表示「不是」、「有時候是」、「是」。量表中有 16 題為反向敘述題（標註於表 3），先將這些題項進行反向計分後，再以該向度加總之得分表示該分項情緒覺察能力。

（二）心理適應

本研究使用 Goodman（1997）所編製的「長處與困難問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此問卷迄今已被翻譯成 60 多種語言的版本在不同國家使用，本研究使用其公開於官網的中文版題項。SDQ 包含「情緒問題（emotion problem）」5 題（如：我有很多擔憂）、「行為問題（conduct problem）」5 題（如：我常被指撒謊或不誠實）、「過動（hyperactivity）」5 題（如：我很難長時間保持安靜不動）、「同儕問題（peer problem）」5 題（如：其他小孩或青少年常針對我或欺負我）、「利社會行為（prosocial）」5 題（如：我會友善地對待比我年紀小的人），共計 25 題；以三點量尺（1~3 分）進行計分，分別表示「不符合」、「有點符合」、「完全符合」。根據 Goodman 等人（2010）的建議，若研究參與者並不屬於特殊需求族群（如：注意力缺陷過動、自閉症），則可將 SDQ 五個分向度之得分合併為三個指標：內化性問題行為（即合併情緒

問題與同儕問題的得分)、外化性問題行為(即合併行為問題與過動的得分)、利社會行為,做為評估兒童心理適應的工具。

以本研究樣本進行 SDQ 之信度分析結果:內化性問題行為之 Cronbach's α 為 .61、外化性問題行為之 Cronbach's α 為 .68、利社會行為之 Cronbach's α 為 .62;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chi^2(262) = 510.203 (p < .001)$ 、RMSEA = .053、CFI = .812、SRMR = .074,模型適配情形尚可。

(三) 情緒社會化策略

本研究採用 O'Neal 與 Magai (2005) 所發展的 Emotions as a Child Scale (EAC) 來評估兒童知覺母親對其生氣情緒的回應方式。EAC 量表旨於測量父母對於孩子的負向情緒表達所使用的五種情緒社會化(emotion socialization)策略,分別是:「回饋(reward)策略」指父母在兒童出現負向情緒時,以重視孩子感受的安慰、同理等方式進行溝通,並協助處理孩子的情緒問題;「放大(magnify)策略」指父母在兒童表現出負向情緒後,以相同強度甚或更強烈的負向情緒反應來回應孩子的情緒;「忽視(neglect)策略」指父母表現出忽略孩子負向情緒的行為、或是以非語言方式傳遞父母無法在旁協助處理的訊息;「處罰(punish)策略」指父母不贊同兒童的情緒表達,表現出否決或制止兒童表現負向情緒感受的行為;「推翻(override)策略」指照顧者企圖藉由轉移或摒除負向情緒來消彌兒童的情緒表達。原 EAC 量表乃分別針對孩子的四種負向情緒表達(即:生氣、難過、害怕、羞恥),評估父母所採取的五種回應策略,共計 62 題;且分別有由父母或孩子進行自陳的版本,家長版與兒童版包含相同的題項向度內涵,僅在主詞措辭上有所差異(O'Neal & Magai, 2005)。

考量施測量表總題數的限制,以及參考過去研究的作法(如:Deno et al., 2021; Lambie & Lindberg, 2016),本研究僅使用原 EAC 量表中針對兒童生氣情緒的 15 個題項,由孩子自陳其所知覺之母親回應其生氣情緒表達的方式。以本研究樣本進行 EAC 的信度分析,因「推翻策略」分向度的題項表現不佳,故決定刪除此向度。即本研究最後乃使用四種策略(回饋、忽視、處罰、放大)共計 12 題,來評估母親對於孩子生氣情緒表達的回應方式;以 Likert 五點量表進行計分,分別為「從未這樣」、「很少這樣」、「有時這樣」、「常常這樣」、「總是這樣」,計分為 1 至 5 分。回饋策略有 4 題(Cronbach's $\alpha = .88$,題目如「當我生氣時,媽媽會去了解讓我生氣的原因」),忽略策略有 3 題(Cronbach's

$\alpha = .64$ ，題目如「當我生氣時，媽媽通常不在我身邊」），處罰策略有 3 題（Cronbach's $\alpha = .63$ ，題目如「當我生氣時，媽媽會說我很壞」），放大策略有 2 題（ $r = .60, p < .001$ ，題目如「當我生氣時，媽媽會對我吼回來」）。以主軸因子法之斜交轉軸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可得四個因子，總解釋變異量為 53.30%；再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結果為： $\chi^2(47) = 78.537 (p < .01)$ 、RMSEA = .045、CFI = .978、TLI = .969、SRMR = .040，因素負荷量介於 .33~.90，模型適配情形良好。

三、研究程序

研究者先向有興趣參與本研究的學校及相關教師說明研究目的及進行方式，經校方同意後，請班級導師協助發放研究邀請函與同意書，以獲得家長對學童參與本研究的知情同意。配合校方對於施測方式的安排，研究者先以口頭及書面說明的方式，協助施測教師了解施測程序及相關的注意事項，再由導師於課堂上進行團體施測。施測前會向參與研究的學童說明研究目的及作答方式，請學童以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問卷作答，施測時間約 30 至 35 分鐘。完成問卷後，學童獲得文具禮品做為致謝。

四、分析方法

研究者於收回問卷後，先檢視問卷填答情形，刪除疑似亂答之問卷，後續針對有效問卷進行資料編碼。本研究以 IBM SPSS Statistics 23 統計軟體進行相關描述性統計、Cronbach's α 信度考驗，以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檢視六個情緒覺察向度與效標變項的關聯。以 Mplus 8.4 統計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檢驗 EAQ 量表之結構，本研究參考下列適配指標： $\chi^2/df < 3$ 、CFI $> .90$ 、RMSEA $< .08$ 、SRMR $< .10$ （Hair et al., 2010），進行模型適配度的檢驗；若無法達到適配標準，則參考 EAQ 其他語言版本的研究結果及 Mplus 所提供殘差相關之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ex），進行模型的重新設定與修正。並針對性別進行測量恆等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的考驗，以確認此量表對於不同性別族群的適用性。

參、研究結果

一、情緒覺察量表（30 題版本）的分析結果

（一）信度分析結果

以本研究樣本分析所得之情緒覺察全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 ）為 .77，六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則介於 .56 至 .79 之間，除了身體覺察分向度之信度較低之外，其餘分向度的信度皆在可接受的範圍。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考量 EAQ-30 已被翻譯成不同語言版本在多個國家進行過信、效度檢驗，故本研究直接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以檢驗此量表之理論架構是否適用於臺灣國小學童。根據分析所得之各項適配度指標結果： $\chi^2 = 690.183$, $df = 390$, $p < .001$, $\chi^2/df = 1.77$, RMSEA = .05, SRMR = .07, CFI = .84, TLI = .83，可知整體模式適配度略低於評估標準，顯示本量表所提出的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不佳。其中有二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明顯偏低（且 $< .40$ ），即：身體覺察分向度的第三題（BA-3：當我感到害怕或緊張時，我的身體沒有任何感覺）之因素負荷量為 .23，分析情緒分向度的第五題（AE-5：我總是想知道為什麼我對有些事情會有不好的心情）之因素負荷量為 .35。

再以本研究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所得的因素負荷量，對照同樣是以 30 題情緒覺察量表之不同語言版本在七個國家（荷蘭、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羅馬尼亞、德國、葡萄牙）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所得的因素負荷量（請見附錄一），可見上述 BA-3 題項在荷蘭、西班牙、義大利、羅馬尼亞、德國的研究中，皆為「身體覺察」分向度中因素負荷量最低的題項，顯示此題項在不同語言版本皆普遍性地不理想。而 AE-5 題項在其他語言版本的研究中，所得的因

素負荷量至少都在 .58 以上，顯示此題項可能相對地不適用於臺灣樣本。此外，考量目前亦曾使用過 EAQ-30 的二個亞洲研究（日本與中國），同樣未能保留 30 個題項—日文版本的 EAQ-30 使用於國一至國三的學生（Ishizu & Shimoda, 2013），根據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刪除了二題（DE-1 與 AOE-5）；簡體中文版的 EAQ-30 使用於 12~18 歲的學生（Dong & Xu, 2021），根據項目分析與主成分分析的結果，刪除了四題（BA-1、BA-2、AOE-3、AE-5）。是以，本研究最後決定刪除二題（BA-3 與 AE-5），而以 28 題版本做為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的最終題項。

二、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28 題版本）的分析結果

（一）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的描述統計及信度分析結果

首先檢驗本量表 28 個觀察變項之偏態介於 -1.03 至 -.25 間，峰度介於 .86 至 -.57 間，符合 Kline（2011）所提出之偏態絕對值小於 3、峰度絕對值小於 10 的檢驗標準，表示適合以最大概似法進行估計。全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77，再如表 1 所示，六個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 .56~.79 之間，題項間相關（inter-item correlations）的平均值介於 .26~.67 之間，且皆達顯著的正相關。

表 1
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之信度分析結果

	題數	偏態	峰度	內部一致性 係數	題項間相關	潛在變項 成份信度
區辨情緒	7	-.65	-.16	.79	.67***	.79
言語表達情緒	3	-.55	-.52	.65	.38***	.65
沒有隱藏情緒	5	-.28	-.41	.68	.31***	.73
身體覺察	4	-.25	-.57	.56	.24***	.57
關注他人情緒	5	-1.03	.86	.63	.26***	.65
分析情緒	4	-.82	.40	.63	.31***	.62

如表 2 所示，六個情緒覺察分向度之間的相關值介於 .13~.48，除了區辨情緒與關注他人情緒分向度之間的相關、以及言語表達情緒與身體覺察分向度之間的相關，其餘分向度之間皆達顯著的關聯。

表 2

情緒覺察各分向度之描述性統計與相關

	2	3	4	5	6	Mean (SD)
1. 區辨情緒	.34***	.31***	.13*	.06	.13*	2.42 (.45)
2. 言語表達情緒		.48***	.10	.27***	.27***	2.24 (.57)
3. 沒有隱藏情緒			.15**	.19**	.23***	2.15 (.48)
4. 身體覺察				-.17**	-.24***	2.13 (.52)
5. 關注他人情緒					.43***	2.59 (.38)
6. 分析情緒						2.44 (.46)

* $p < .05$. ** $p < .01$. *** $p < .001$.

(二) 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以 28 題繁體中文版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chi^2 = 573.004$, $df = 335$, $p < .001$, $\chi^2/df = 1.71$, RMSEA = .05, SRMR = .06, CFI = .87, TLI = .85；顯示適配情形未臻理想。研究者根據題目內涵及 Mplus 所提供之殘差相關修正指標，修正以下三組五題間的相關，包含：「關注他人情緒」之第四題及第五題、「沒有隱藏情緒」之第一題及第五題、「言語表達情緒」之第三題及「關注他人情緒」之第五題，所得之整體模式適配情形良好： $\chi^2 = 511.49$, $df = 332$, $p < .001$, $\chi^2/df = 1.54$, RMSEA = .04, SRMR = .06, CFI = .90, TLI = .89，因素負荷量介於 .39~.77 之間，顯示本量表所提出的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不錯。各題項之完整敘述與因素負荷量如表 3 所示。

表 3

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之題項與 CFA 因素負荷量

各分向度題項		因素負荷量
區辨情緒 (DE)		
DE-1	我常常不了解或搞不清楚自己的心情✱	.626
DE-2	我很難知道自己是感到難過、生氣或有其他心情✱	.485
DE-3	我無法確切知道自己當下的心情✱	.679

(續下頁)

表 3

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之題項與 CFA 因素負荷量 (續)

各分向度題項		因素負荷量
DE-4	當我心情不好時，我不知道我是感到難過、害怕還是生氣✱	.638
DE-5	有時候，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心情不好✱	.540
DE-6	我常常不知道我為什麼生氣✱	.595
DE-7	我不知道有些事情會不會讓我心情不好✱	.579
言語表達情緒 (VSE)		
VSE-1	我覺得和朋友解釋我的心情很困難✱	.628
VSE-2	跟任何人說我的心情都是很困難的事✱	.687
VSE-3	我很容易就能和朋友解釋我心裡的感受	.519
沒有隱藏情緒 (NHE)		
NHE-1	別人不需要知道我現在的心情✱	.447
NHE-2	當我對一件事感到心情不好時，我不會跟別人說✱	.580
NHE-3	當我生氣或心情不好時，我會試著隱藏我的心情✱	.764
NHE-4	當我心情不好時，我會試著不要表現出來✱	.584
NHE-5	當我心情不好時，不關別人的事✱	.390
身體覺察 (BA)		
BA-1	當我害怕或緊張時，我會覺得肚子不舒服	.424
BA-2	當我感到心情不好時，我也可以從我的身體感覺出來	.404
BA-4	當我為某件事心情不好時，我會感覺身體不太一樣	.681
BA-5	當我難過時，我的身體會感到虛弱	.458
關注他人情緒 (AOE)		
AOE-1	知道我的朋友的心情是很重要的	.460
AOE-2	我不想知道我的朋友的心情✱	.594
AOE-3	如果朋友心情很不好，我會試著了解發生什麼事	.577
AOE-4	我並不在乎我的朋友心裡的感受✱	.556
AOE-5	我通常都知道我朋友的心情	.405
分析情緒 (AE)		
AE-1	當我生氣或心情不好，我會試著了解原因	.531
AE-2	我的心情可以幫助我了解發生什麼事	.398
AE-3	當我遇到困難時，知道我的心情如何是有幫助的	.687
AE-4	了解我的心情是很重要的	.580

註：✱表示反向敘述。

(三) 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的測量恆等性檢驗結果

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寬鬆到嚴格之跨樣本效度考驗，以檢視此量表模型在性別上之測量恆等性。從表 4 可知，全體樣本模型、男生樣本與女生樣本均有

相同的自由度，顯示模型設定與結構完全相等。女生樣本有較好的模型適配度，CFI值較高，但若以 χ^2/df 、SRMR及RMSEA來看，則性別間之差異不大，顯示此 CFA 模型在全體樣本及個別樣本的差異性還算一致。再進行後續恆等性的檢驗，模型 1 為因素結構相同的模型（configural model），模型適配指標 CFI 值雖偏低但尚在可接受的範圍。模型 2 為因素負荷量相等之模型（metric model），所得之 $\Delta\chi^2 = 20.13$, $\Delta df = 22$, $p = .57$ ，與模型 1 之間未達卡方顯著的差異，顯示兩樣本為恆等模型。再將兩樣本之截距設定為等值（scalar model）進行模型的比較（模型 3）， $\Delta\chi^2 = 15.93$, $\Delta df = 22$, $p = .82$ ，此與模型 2 之卡方的差異檢定亦未達顯著差異。上述分析結果顯示，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在不同性別間具有測量恆等性。

表 4

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之性別恆等性檢驗表

模型	χ^2	df	p	χ^2/df	CFI	SRMR	RMSEA	AIC	$\Delta\chi^2$
全體樣本	511.49	332	<.001	1.54	.90	.059	.040	17888.49	
男生(n=147)	496.31	332	<.001	1.49	.81	.082	.058	7878.68	
女生(n=184)	418.75	332	<.001	1.26	.91	.066	.038	9664.33	
模型 1	913.44	664	<.001	1.38	.87	.073	.048	17604.81	
模型 2	933.57	686	<.001	1.36	.87	.077	.047	17580.94	20.13
模型 3	949.50	708	<.001	1.34	.87	.078	.046	17552.87	15.93

模型 1：因素結構相同，模型 2：因素負荷量相同，模型 3：截距相同

（四）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的效度分析結果

本研究以兒童情緒覺察能力分別與兒童心理適應及家長情緒社會化的關聯，進行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的同時效度檢驗。以 SDQ 所測得之內、外化問題行為及利社會行為為心理適應的指標，並以 EAC 所評估之母親對孩子生氣情緒的回應策略為家長情緒社會化的指標，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情緒覺察之六個分向度與內化性問題行為之間皆具有顯著的負向關聯（ $r = -.11 \sim -.38$ ），情緒覺察（除了「身體覺察」分向度之外）與外化性問題行為間亦具有顯著負相關（ $r = -.18 \sim -.34$ ），而情緒覺察之「沒有隱藏情緒」、「言語表達情緒」、「分析情緒」及「關注他人情緒」分向度則與利社會行為有顯著正向關聯（ $r = .14 \sim .43$ ），但「身體覺察」分向度與利社會行為間具有負向關聯（ $r = -.18$ ）。

表 5

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與 SDQ 及 EAC 的相關分析結果

繁體中文 EAQ	SDQ			EAC			
	內化性 問題行為	外化性 問題行為	利社會 行為	回饋 策略	放大 策略	忽略 策略	處罰 策略
區辨情緒	-.37***	-.34***	.01	.13*	-.13*	-.11*	-.15**
言語表達情緒	-.38***	-.24***	.19**	.20***	-.18**	-.17**	-.15**
沒有隱藏情緒	-.33***	-.22***	.14**	.20***	-.27***	-.37***	-.10
身體覺察	-.30***	.08	-.18**	-.04	-.15**	-.08	-.17**
關注他人情緒	-.11*	-.18**	.43**	.17**	-.04	-.08	-.08
分析情緒	-.16**	-.34***	.40***	.33***	-.15**	-.23***	-.08

* $p < .05$. ** $p < .01$. *** $p < .001$.

此外，兒童情緒覺察之六個分向度與其所知覺之母親回應生氣情緒的不同策略，反映出不同的關聯性。從表 5 可見，若母親採取回饋策略回應孩子的生氣情緒，與兒童的情緒覺察各面向的能力皆有顯著正向關聯（介於 .13 ~ .33，除了「身體覺察」之外）；而若母親以忽略、放大、處罰等策略回應孩子的生氣情緒，則與兒童的情緒覺察各面向的能力皆有顯著負向關聯（介於 -.11 ~ -.37，除了「關注他人情緒」之外）。

肆、討論與結論

一、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的信度與效度

從上述分析結果可知，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六個分向度的信度表現介於 .56 至 .79 之間，與其他語言版本（如：荷蘭、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日本、羅馬尼亞、德國、西班牙）所得之研究結果相似（請參見附錄一），各分向度之信度皆屬良好的程度（除了身體覺察分向度）。亦即，繁體中文版本之「區辨情緒」分向度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79（其他版本為 .68 ~ .81），「言

語表達情緒」分向度之 Cronbach's α 為 .65（其他版本為 .63～.74），「沒有隱藏情緒」分向度之 Cronbach's α 為 .68（其他版本為 .66～.81），「關注他人情緒」分向度之 Cronbach's α 為 .63（其他版本為 .66～.79），「分析情緒」分向度之 Cronbach's α 為 .63（其他版本為 .64～.76）（Camodeca & Rieffe, 2013；Lahaye et al., 2011；Mihalca, 2015；Rueth et al., 2019；Veiga et al., 2019）。此外，雖然本研究所得之「身體覺察」分向度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alpha = .56$ ）明顯較其他語言版本（ α s 介於 .68 至 .79 之間）來得低，但是在張明偉等人（2021）同樣以臺灣國小學童為樣本的研究中，「身體覺察」分向度的信度也相對偏低（ $\alpha = .53$ ）。

在效度方面，根據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可見本研究資料與模型適配情形良好；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達 .40 以上，除了「沒有隱藏情緒」分向度第五題的因素負荷量（.390）、及「分析情緒」分向度第二題的因素負荷量（.398）較低之外。同時，此量表亦通過性別之測量恆等性檢驗，表示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能同樣適用於國小學童之男生與女生樣本。

針對情緒覺察之同時效度的分析結果可知，國小學童的情緒覺察能力與內化、外化問題行為及利社會行為的關聯方向性大致上皆符合預期，顯示各不同面向的情緒覺察能力（除了身體覺察之外）有助於兒童的正向適應，提供能減少兒童情緒及行為問題的保護作用。另一方面，母親使用回饋策略來回應孩子生氣情緒的程度與孩子的情緒覺察能力（除了「身體覺察」面向之外）有正向關聯，而母親若使用放大、忽略、處罰等方式來回應孩子的生氣情緒，則大致上與孩子的情緒覺察能力有負向關聯（除了「關注他人情緒」面向之外）。上述結果顯示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與效度，亦突顯出以多向度面向來檢視兒童的情緒覺察能力，有助於我們更細緻地檢視情緒覺察能力對於兒童發展的影響。

二、台灣學童之情緒覺察表現

如表 6 所示，本研究樣本（小四～小六學童）在情緒覺察六個分向度之平均數介於 2.13 至 2.59 之間，對照同樣使用 EAQ 於類似年齡範圍的其他國家樣本，例如 Lahaye 等人（2011）針對 665 位荷蘭、464 位西班牙、707 位比利時學童的研究結果，台灣學童在情緒覺察各面向表現的分布情況與其他三個國家樣

本相當類似：皆是在「關注他人情緒」分向度之平均數最高、在「身體覺察」分向度之平均數最低。

表 6

四個國家樣本所得之情緒覺察各向度平均數

	台灣 (Mage = 11.2)	荷蘭 (Mage = 12.3)	西班牙 (Mage = 13.9)	比利時 (Mage = 12.5)
1. 區辨情緒	2.42	2.41	2.34	2.28
2. 言語表達情緒	2.24	2.06	2.14	1.97
3. 沒有隱藏情緒	2.15	2.02	2.17	1.98
4. 身體覺察	2.13	1.86	2.03	1.83
5. 關注他人情緒	2.59	2.44	2.69	2.54
6. 分析情緒	2.44	2.12	2.35	2.26

以本研究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所測得之六個面向的情緒覺察能力皆與國小學童的內化性情緒困擾有顯著負相關 ($r_s = -.11 \sim -.38$)，此結果呼應了過去的研究發現（如：Camodeca & Rieffe, 2013；Rieffe & De Rooij, 2012；Rieffe et al., 2008；Veiga et al., 2019）。表示當兒童在經驗情緒感受（如：難過）的過程中，若愈能辨識及理解自己的難過情緒、能向別人說出其難過的感受、能不刻意隱藏自己難過的心情、能感覺到自己身體感覺的變化、能去分析自己的難過心情、也能留意關心對方心情的話，則其會有較少的內化性情緒問題。本研究亦發現，各面向之情緒覺察能力（除了「身體覺察」之外）與外化性問題行為皆具有顯著負相關 ($r_s = -.18 \sim -.34$)；表示當兒童在情緒經驗（如：生氣）中，若能知道自己處於生氣的情緒、能向別人說出自己覺得生氣的感受、不刻意將自己的生氣壓抑在心裡、想了解自己生氣的原因、也會關注周圍他人的感受的話，則其外化性問題行為會較少。

此外，除了情緒覺察中之「區辨情緒」面向與學童的利社會行為沒有顯著關聯，其他四個面向（言語表達情緒、沒有隱藏情緒、關注他人情緒、分析情緒）皆與利社會行為有顯著正向關聯 ($r_s = .14 \sim .43$)，其中又以後二種面向與利社會行為的關聯強度更高；意味著兒童能夠注意到別人的情緒感受、以及會想試著去了解別人及自己的情緒感受，可能是引發其能表現出利社會行為的重要因素。此結果呼應了過去的研究發現（如：Rieffe & Camodeca, 2016; Rueth et

al., 2019)，顯示情緒覺察能力與觀點取替及同理心有關（Abbate et al., 2006），若個體對於情緒感受有較好的分析與解讀能力，則較能以他人立場同理其感受，並表現出利社會行為（Dickerson & Quas, 2021）。此外，本研究亦發現，情緒覺察之「身體覺察」面向與利社會行為之間具有顯著負相關（ $r = -.18$ ）；表示兒童在其情緒經驗（如：同情、不安）中，若較不易受到情緒帶來之生理反應的影響，則傾向會有較多的利社會行為表現。

綜言之，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童之「區辨情緒」、「言語表達情緒」、「沒有隱藏情緒」、「身體覺察」四種情緒覺察面向，與內化性問題行為的關聯程度相對高於其與外化性問題行為的關聯；「關注他人情緒」與「分析情緒」面向除了與利社會行為有較高的正向關聯，與外化性問題行為的關聯亦高於這兩個面向與內化性問題行為的關聯。而「關注他人情緒」與「分析情緒」面向較屬於情緒覺察的態度與認知層面（Rieffe et al., 2008），這顯示兒童能夠留意情緒訊息、願意面對自己和他人的情緒感受、會想去了解情緒背後的原因，是兒童在人際互動中會表現正向或負向社會行為的重要因素。特別的是，「身體覺察」面向與內化性問題行為及利社會行為皆具有負向關聯，表示兒童若對於自己的生理狀況會受到情緒影響的程度不夠敏感的話，可能會有較高的情緒困擾，但同時，兒童若不覺得自己的生理狀況是容易受到情緒影響的話，也較能表現出利社會行為。此看似矛盾的結果顯示，兒童一方面需理解自己的心情與生理反應的連結、能注意到自己的身體不適可能源於情緒感受，但同時又不能太聚焦於身體不適的症狀上，否則可能無法將注意力放在因應情緒感受上，因而影響後續的行為表現。本研究認為此結果可能意涵，具有適應性的情緒覺察能力包含兒童對於身體覺察的「中度」敏感性。

而針對情緒社會化的分析結果顯示，若母親在孩子表現出負向情緒感受時，孩子覺得母親能理解、也會協助釐清情緒感受的話，可能有助於孩子發展出較好的情緒覺察能力；而若孩子覺得母親對自己的負向情緒大多以不理會、否定制止、或以負向情緒的方式進行回應的話，則可能會對孩子情緒覺察能力的發展有不利的影響。過去針對 EAQ 的信、效度研究，大多以孩子的心理適應做為效標關聯指標（如：Rueth et al., 2019；Veiga et al., 2019），較少針對照顧者教養的相關因素進行關聯性的檢視。本研究針對母親負向情緒回應方式與多面向情緒覺察能力之關聯進行探討，而得以更細緻地呈現出親子互動中之情緒社會化歷程對於不同情緒覺察面向的可能影響；例如：若母親經常以忽略或是

放大的方式來回應孩子的負向情緒，則孩子可能相對會更傾向隱藏自己的心情，或許孩子覺得表現自己的情緒並不會得到關心、甚或擔心會惹得媽媽更生氣，而認為自己的心情不該表現給他人知道，因而過度壓抑負向情緒。反之，若母親能嘗試去同理孩子的負向情緒、也會協助孩子去面對與處理情緒問題，則相對特別有助於孩子從這樣的回饋中，去培養分析自己情緒感受的能力。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檢視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使用於臺灣學童樣本的適用性。然而，本研究參與者僅為來自臺灣單一地理區域（新北市）的國小學童，使得本研究結果的類推性有所限制。建議未來研究使用分層抽樣方式取得具全國代表性的國小樣本，再重複驗證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的信度與效度。基於此繁體中文版針對青少年早期階段（10~12 歲）的樣本具有不錯的適用性，未來也可擴充施測對象至青少年中期階段（如：13~18 歲），以檢驗此量表使用於國中樣本及高中樣本的適用性。本研究所取得之背景變項資訊較少（僅有性別及年齡），未來研究若能增加如父母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等資訊，將更能評估研究樣本得以反映母群體代表性的程度。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同樣適用於國小男、女學童，未來研究可藉此量表針對兒童情緒覺察能力的性別差異進行更深入的檢視，例如：男性樣本與女性樣本在不同面向情緒覺察能力的差異比較，以及與相關因素之關聯性的性別差異比較。

針對同時效度的檢驗，未來研究可針對特定的情緒問題（如：憂鬱、社交焦慮、擔憂等）或行為問題（如：主動性或反應性攻擊行為），檢視其與多向度情緒覺察能力的預期關聯，也可檢視情緒覺察能力與個體其他面向的情緒能力（如：情緒調節、情緒理解）的必然關聯性。未來研究也需藉由長期追蹤的資料，進一步檢驗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對於各項適應指標的預測效度。

EAQ-30 其他語言版本大多是以內化問題行為（如：身體抱怨、憂鬱）為效標關聯的指標（如：Rieffe et al., 2008；Rieffe & De Rooij, 2012），本研究乃首度嘗試檢視家長之情緒社會化教養與孩子情緒覺察能力的關聯，並以 EAC（O'Neal & Magai, 2005）為測量工具，原量表測量家長進行情緒社會化所使用的五種回應策略，乃針對四種負向情緒（難過、生氣、害怕、羞恥）進行測量。

然而因施測時間與總題數的限制，以及考量過去研究（Lambie & Lindberg, 2016；Strayer & Roberts, 2004）指出父母面對兒童生氣情緒的反應—相較於難過及失望情緒的反應—對於兒童後續情緒能力更具影響力，故本研究僅以母親對兒童生氣情緒的回應策略進行施測。未來研究可嘗試以完整的 EAC 題項版本進行施測，將能更周延地檢視家長對於孩子各式負向情緒的社會化教養，對兒童多面向情緒覺察能力的可能影響。

此外，未來研究除了可再由其他角度的親子互動或父母教養（如：依附、管教風格等）檢視與兒童情緒覺察能力的關聯，也可檢視情緒覺察能力與孩子的社交適應（如：友誼品質、同儕接納度等）的關聯，以累積更豐富的效度證據。

四、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之實務應用

由本研究分析結果可知，情緒覺察量表能夠全面性地檢視不同面向的情緒覺察，藉以細緻地釐清個體的情緒覺察能力與不同心理適應問題的關聯。情緒覺察量表乃採三點量尺的自陳式問卷，總題數在 30 題以下，題數不多、作答容易，整體施測時間大約在 15~20 分鐘之內，適用於小學四年級以上之學童進行填答，便於教師使用為個別學生或團體施測的工具。使用此量表於教育現場，可協助教育及輔導工作者評估學童在六個情緒覺察分向度的個別差異，除了能協助學童對自己心情感受的澄清與理解，透過了解學童之情緒覺察能力與各種心理社會適應指標的特定關聯性，也能具體提供輔導預防方案著力點的依據。除了使用於一般學童之外，此量表亦可作為針對情緒理解及人際互動較具困難的特殊需求學童（如：自閉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等），進行情緒能力評估的測量工具，協助特殊教育老師、臨床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等專業人員，得以針對學童個別的能力差異設計符合其學習需求的社會技巧課程及治療介入計畫。

最後，由於 EAQ-30 已經發展出多國語言的版本（如：英文、德文、日文、法文等），繁體中文版情緒覺察量表也能做為國內學者進行跨國合作研究情緒覺察的評量工具，藉以擴充不同文化脈絡下多面向情緒覺察能力的討論。此外，藉由此量表亦有助於研究人員針對兒童的情緒覺察對社會心理適應（如：憂鬱、生活滿意度、人際關係）之相關影響，以及情緒能力的發展機制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附錄一

EAQ (30 題版本) 於各研究結果所報告之 CFA 因素負荷量

	荷蘭 (Lahaye et al., 2011)	西班牙 (Lahaye et al., 2011)	比利時 (Lahaye et al., 2011)	義大利 (Camodeca et al., 2013)	羅馬尼亞 (Mihalca, 2015)	德國 (Rueth et al., 2019)	葡萄牙 (Veiga et al., 2019)
區辨情緒	.70	.70	.68	.71	.75	.81	.74
DE-1	.51	.48	.36	.38	.56	.60	.56
DE-2	.54	.40	.49	.42	.43	.64	.59
DE-3	.47	.60	.54	.58	.48	.57	.62
DE-4	.55	.56	.63	.60	.58	.64	.55
DE-5	.52	.59	.57	.60	.61	.67	.61
DE-6	.48	.50	.53	.52	.67	.64	.61
DE-7	.44	.37	.23	.46	.47	.49	.38
言語表達情緒	.72	.70	.73	.68	.63	.74	.67
VSE-1	.75	.73	.74	.55	.61	.73	.69
VSE-2	.75	.67	.75	.70	.66	.81	.67
VSE-3	.55	.61	.58	.69	.53	.56	.54
沒有隱藏情緒	.71	.71	.71	.71	.66	.81	.72
NHE-1	.54	.42	.45	.36	.35	.70	.44
NHE-2	.68	.63	.64	.70	.58	.73	.63
NHE-3	.56	.60	.51	.71	.65	.59	.67
NHE-4	.52	.52	.48	.74	.69	.56	.60
NHE-5	.51	.53	.63	.40	.40	.71	.39
身體覺察	.68	.72	.68	.74	.69	.79	.71
BA-1	.48	.43	.37	.53	.53	.70	.34
BA-2	.61	.69	.66	.74	.62	.78	.67
BA-3	.34	.38	.43	.47	.43	.43	.44
BA-4	.61	.71	.66	.68	.60	.73	.63
BA-5	.57	.69	.51	.58	.60	.64	.58
關注他人情緒	.72	.69	.69	.73	.71	.79	.66
AOE-1	.75	.74	.68	.64	.72	.78	.66
AOE-2	.37	.50	.58	.73	.66	.58	.41
AOE-3	.61	.69	.53	.61	.47	.71	.57
AOE-4	.55	.45	.59	.69	.59	.61	.60
AOE-5	.56	.41	.37	.35	.47	.58	.54
分析情緒	.71	.68	.65	.67	.64	.76	.66
AE-1	.58	.54	.47	.56	.41	.62	.61
AE-2	.52	.49	.45	.48	.49	.49	.58
AE-3	.58	.54	.48	.48	.50	.55	.62
AE-4	.63	.58	.49	.59	.60	.73	.60
AE-5	.58	.58	.63	.60	.62	.72	.58

註：粗體字所示為各個分向度的 Cronbach's α 值。

參考文獻

- 李佳儒、林清文（2015）。兒童負向情緒調節策略量表編製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7，1-21。
- 張明偉、黃瓊葦、徐儷瑜（2021）。學齡兒童之多面向情緒覺察能力及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症狀相關之探討。《中華心理學刊》，63，373-393。
- 張進上、郭瓊鎰、林玉萍（2005）。編修「國小兒童情緒能力量表」。《教育學誌》，18，25-28。
- 賴怡君（2001）。《國小學童智力發展、依附關係與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未發表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羅品欣、陳李綱（2005）。國小學童的家庭結構、親子互動關係、情緒智力與同儕互動關係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6，221-240。
- Abbate, C. S., Isgrò, A., Wicklund, R. A., & Boca, S. (2006). A field experiment on perspective-taking, helping, and self-awarenes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8(3), 283-287. https://doi.org/10.1207/s15324834basp2803_7
- Ahmetoglu, E., Ilhan Ildiz, G., Acar, I. H., & Encinger, A. (2018).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ttachment to parents: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as a moderator.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6(6), 969-984. <https://doi.org/10.2224/sbp.6795>
- Arguedas, M., Daradoumis, A., & Xhafa, F. (2016). Analyzing how emotion awareness influences students' motivation, engagement, self-regulation and learning outcom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Society*, 19(2), 87-103.
- Bagby, R. M., Parker, J. D., & Taylor, G. J. (1994). The twenty-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I. Item selection and cross-validation of the factor structur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38(1), 23-32. [https://doi.org/10.1016/0022-3999\(94\)90005-1](https://doi.org/10.1016/0022-3999(94)90005-1)
- Boden, M. T., & Thompson, R. J. (2015). Facets of emotional awareness and associations with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epression. *Emotion*, 15(3), 399-410. <https://doi.org/10.1037/emo0000057>
- Brumariu, L. E., Kerns, K. A., & Seibert, A. (2012). Mother-child attachment,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middle childh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3), 569-585. <https://doi.org/10.1111/j.1475-6811.2011.01379.x>

- Camodeca, M., & Rieffe, C. (2013). Validation of the Italian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0*(3), 402-409. <https://doi.org/10.1080/17405629.2012.694609>
- Chen, F. M., Lin, H. S., & Li, C. H. (2012). The role of emotion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Children's emotionality, maternal meta-emotion, and children's attachment security.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1*(3), 403-410.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1-9491-y>
- da Silva, A. N., Vasco, A. B., & Watson, J. C. (2017). Alexithymia and emotional processing: A mediation model.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3*(9), 1196-1205. <https://doi.org/10.1002/jclp.22422>
- Denham, S. A. (1998).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young children*. Guilford Press.
- Denham, S. A., & Auerbach, S. (1995). Mother-child dialogue about emotions and preschoolers' emotional competence.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1*(3), 311-337.
- Denham, S. A., Bassett, H. H., & Wyatt, T. (2015). The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al competence. In J. E. Grusec & P. D. Hastings (Eds.),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pp. 590–613). The Guilford Press.
- Deno, M., Iimura, S., & Endo, T. (202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Emotions as a Child Scale in Japa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ocusing on children's anger. *Current Psychology, 1*-13.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1-02136-1>
- Dickerson, K. L., & Quas, J. A. (2021). Emotional awareness, empathy, and generosity in high-risk youth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208*, 105151. <https://doi.org/10.1016/j.jecp.2021.105151>
- Djambazova-Popordanoska, S. (2016). Implications of emotion regulation on young children's emotional wellbeing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Educational Review, 68*(4), 497-515. <https://doi.org/10.1080/00131911.2016.1144559>
- Dong, B., & Xu, G. (2021).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for use with adolescent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9*(2), 1-10. <https://doi.org/10.2224/sbp.9804>
- Eisenberg, N., Fabes, R. A., & Murphy, B. C. (1996). Parents' reaction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Relations to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and comforting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67*(5), 2227-2247.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1996.tb01854.x>

- Flynn, M., & Rudolph, K. D. (2010). The contribution of deficits in emotional clarity to stress responses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4), 291-297. <https://doi.org/10.1016/j.appdev.2010.04.004>
- Geurtzen, N., Scholte, R. H., Engels, R. C., Tak, Y. R., & van Zundert, R. M. (2015). Association between mindful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problems: Non-judgmental acceptance of parenting as core element.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4), 1117-1128.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4-9920-9>
- Goodman, A., Lamping, D. L., & Ploubidis, G. B. (2010). When to use broader internalising and externalising subscales instead of the hypothesised five subscales on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Data from British parents, teachers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8*(8), 1179-1191.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10-9434-x>
- Goodman, R. (1997).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A research not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38*(5), 581-586. <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1997.tb01545.x>
- Gratz, K. L., & Roemer, L. (2004).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ysregulation: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26*(1), 41-54. <https://doi.org/10.1023/B:JOBA.0000007455.08539.94>
- Gross, J. J. (2015). Emotion regul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6*(1), 1-26. <https://doi.org/10.1080/1047840X.2014.940781>
- Hai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Anderson, R. E., & Tatham, R. L. (2010).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Vol. 7). Prentice Hall.
- Hamilton, J. L., Kleiman, E. M., Rubenstein, L. M., Stange, J. P., Flynn, M., Abramson, L. Y., & Alloy, L. B. (2016). Deficits in emotional clarity and vulnerability to peer victimization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among early 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5*(1), 183-194.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5-0260-x>
- Hessler, D. M., & Katz, L. F. (2007).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Self-report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 to peer provoc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1), 27-38.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43.1.27>
- Hurrell, K. E., Hudson, J. L., & Schniering, C. A. (2015). Parental reaction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Relationships with emotion regulation in children with an anxiety disorder. *Journal*

- of Anxiety Disorders*, 29, 72-82. <https://doi.org/10.1016/j.janxdis.2014.10.008>
- Ishizu, K., & Shimoda, Y. (2013).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version of the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hinrigaku Kenkyu: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84(3), 229-237. <https://doi.org/10.4992/jjpsy.84.229>
- Jones, D. C., & Garner, P. W. (1998).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and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Variations are the theme. *Psychological Inquiry*, 9(4), 297-299.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0904_11
- Katz, L. F., Maliken, A. C., & Stettler, N. M. (2012). Parental meta- emotion philosophy: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6(4), 417-422. <https://doi.org/10.1111/j.1750-8606.2012.00244.x>
- Kline, R. B. (2011).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2nd ed.). Guilford press.
- Lahaye, M., Mikolajczak, M., Rieffe, C., Villanueva, L., Van Broeck, N., Bodart, E., & Luminet, O. (2011). Cross-validation of the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in three populations. *Journal of Psychoeducational Assessment*, 29(5), 418-427. <https://doi.org/10.1177/0734282910390013>
- Lambie, J. A., & Lindberg, A. (2016). The role of maternal emotional validation and invalidation on children's emotional awarenes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62(2), 129-157. <https://doi.org/10.13110/merrpalmquar1982.62.2.0129>
- Lambie, J. A., & Marcel, A. J. (2002). Consciousness and the varieties of emotion experienc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Review*, 109(2), 219-259.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9.2.219>
- Lane, R. D., & Schwartz, G. E. (1987). Levels of emotional awareness: A 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sychopath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4(2), 133-143.
- Lane, R. D., Quinlan, D. M., Schwartz, G. E., Walker, P. A., & Zeitlin, S. B. (1990). The levels of Emotional Awareness Scale: A cognitive-developmental measure of emo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5, 124-134. <https://doi.org/10.1080/00223891.1990.9674052>
- Lemerise, E. A., & Arsenio, W. F. (2000). An integrated model of emotion processes and cognition in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hild Development*, 71, 107-118. <https://doi.org/10.1111/1467-8624.00124>

- Liau, A. K., Liau, A. W., Teoh, G. B., & Liau, M. T. (2003). The case for emotional literacy: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problem behaviours in Malaysia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2(1), 51-66.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22000073338>
- Mathews, B. L., Koehn, A. J., Abtahi, M. M., & Kerns, K. A. (2016).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anxiety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meta-analytic review.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9(2), 162-184. <https://doi.org/10.1007/s10567-016-0204-3>
- McKee, L. G., Parent, J., Zachary, C. R., & Forehand, R. (2018). Mindful parenting and emotion socialization practices: Concurrent and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Family Process*, 57(3), 752-766. <https://doi.org/10.1111/famp.12329>
- Mihalca, A. M. (2015). The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EAQ-30): A call for revision.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Psychotherapies*, 15(1), 17-36.
- O'Neal, C. R., & Magai, C. (2005). Do parents respond in different ways when children feel different emotions? The emotional context of parenting.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7(2), 467-487.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05050224>
- Penza-Clyve, S., & Zeman, J. (2002).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emotion expression scale for children (EESC).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1(4), 540-547. <https://doi.org/10.1207/153744202320802205>
- Perlman, S. B., Camras, L. A., & Pelphey, K. A. (2008). Physiology and functioning: Parents' vagal tone,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children's emotion knowledg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00(4), 308-315. <https://doi.org/10.1016/j.jecp.2008.03.007>
- Rieffe, C., & Camodeca, M. (2016). Empathy in adolescence: Relations with emotion awareness and social roles.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4(3), 340-353. <https://doi.org/10.1111/bjdp.12133>
- Rieffe, C., & De Rooij, M. (2012).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wareness and internalising symptoms during late childhood.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1(6), 349-356.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12-0267-8>
- Rieffe, C., Oosterveld, P., Miers, A.C., Meerum Terwogt, M., & Ly, V. (2008). Emotion awareness and internalising sympto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revise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5, 756-761.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8.08.001>
- Rieffe, C., Terwogt, M. M., Petrides, K. V., Cowan, R., Miers, A. C., & Tolland, A. (2007).

-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3(1), 95-10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6.11.015>
- Riley, T. N., Sullivan, T. N., Hinton, T. S., & Kliwer, W. (2019). Longitudinal relations between emotional awareness and expressio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eer victimization among urb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72, 42-51.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9.02.005>
- Rueth, J. E., Lohaus, A., & Vierhaus, M. (2019). The German version of the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ssociations with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01(4), 434-445. <https://doi.org/10.1080/00223891.2018.1492414>
- Salovey, P., & Mayer, J. D. (1990).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9, 185-211. <https://doi.org/10.2190/DUGG-P24E-52WK-6CD>
- Sanders, W., Zeman, J., Poon, J., & Miller, R. (2015). Child regulation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2), 402-415.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3-9850-y>
- Sprung, M., Münch, H. M., Harris, P. L., Ebesutani, C., & Hofmann, S. G. (2015). Children's emotion understanding: A meta-analysis of training studies. *Developmental Review*, 37, 41-65. <https://doi.org/10.1016/j.dr.2015.05.001>
- Strayer, J., & Roberts, W. (2004). Children's anger,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and empathy: Relations with parents' empathy,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and parenting practices. *Social Development*, 13(2), 229-25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07.2004.000265.x>
- Van Beveren, M. L., Goossens, L., Volkaert, B., Grassmann, C., Wante, L., Vandeweghe, L., ... & Braet, C. (2019). How do I feel right now? Emotional awarenes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youth.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8(3), 389-398.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18-1203-3>
- van den Bedem, N. P., Dockrell, J. E., van Alphen, P. M., Kalicharan, S. V., & Rieffe, C. (2018). Victimization, bullying,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in (pr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61(8), 2028-2044. https://doi.org/10.1044/2018_JSLHR-L-17-0429
- Veiga, G., Oosterveld, P., Fernandes, J., & Rieffe, C. (2019). Validation of the Portuguese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6(2), 215-224. <https://doi.org/10.1080/17405629.2017.1344124>

Zeman, J., Shipman, K., & Penza-Clyve, S. (2001).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Children's Sadness Management Scale.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5(3), 187-205. <https://doi.org/10.1023/A:1010623226626>

A Validity Stud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for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hing-Ling Cheng¹ Min-An Chao² Miao-Ju Tu³

Abstract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qualit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EAQ) for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338 schoolchildren (from 4th to 6th grade) from four elementary schools in northern Taiwan.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six subscales (Differentiating Emotions, Verbal Sharing of Emotions, Not Hiding Emotions, Bodily Awareness, Attending to Others' Emotions, Analyses of Emo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AQ showed good reliability. (2)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EAQ and the tests of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cross gender demonstrated acceptable results of model fitness. (3) The results of examining concurrent validity of the EAQ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patterns were consistent with expected directions in terms of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children's emotional awareness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children's emotional awareness and maternal supportive strategy for responding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i.e., reward). Furthermore, there were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children's emotional awareness and maternal

¹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²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³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unsupportive response strategies (i.e., magnify, neglect, punish). Overall, the findings validated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AQ has acceptab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could be a useful tool to assess Taiwanese schoolchildren's multifaceted emotional awareness. In addition, it could have applications in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s.

Keywords: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emotional competence, emotional awareness,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收稿日期：2022 年 11 月 23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1 月 30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3 月 28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3 年 04 月 10 日